

詩經大全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38)		
函號	別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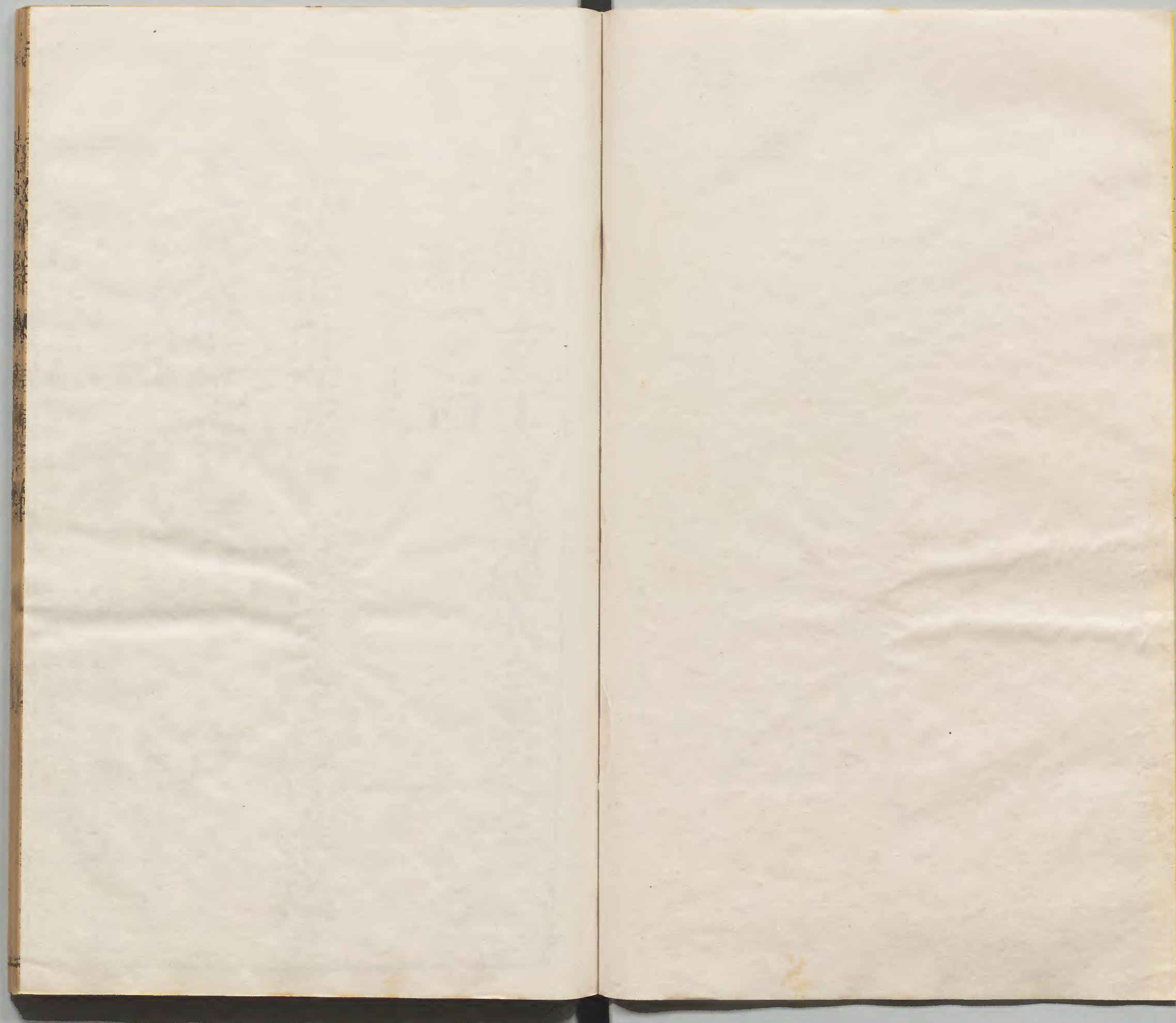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葉太史參補古今天方詩經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淺六六庫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

他湯河反

只音帝下同

鬢徒坎反 髦音毛

之死矢靡他母也天且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鬢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凶
音信廣韻注曰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
頭會腦蓋也 鬢孔氏曰夾凶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
蓋指共伯也 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

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
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頌氏曰
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鬢貌生三月剪髮為鬢男角
女羈夾曰角兩鬢也午達日羈三鬢也又曰髦
者以髮作偽鬢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我共姜自
用一帶連雙鬢橫係額上是也鬢音朶我共姜自
我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
只助語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
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
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
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
父意耳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
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
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

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

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勸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極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論可為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

詩經大雅國風三卷

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過人欲之橫流
矣讀此詩者豈不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婦叶蘇后反 葍古侯反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曰

蔡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葍家中葍謂舍之交

積材木也東萊曰前漢梁王共傳應邵注云

舍之交構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閭內道言醜

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

宣姜孔氏曰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

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故詩人作
公之長庶烝之兄宣姜惠公朔之母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
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
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
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
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
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
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
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慶源輔氏曰楊氏之
說蓋不獨為此篇發
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蓋如此即先王
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禮記
宋氏曰宣姜本役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
為新臺之有泚百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莖
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
顧藉於後耳以其身處于污穢而不辭則亦

無復羞愧悔
悟之萌矣

珈音加叶居反委於危反佗待河反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宜叶牛何反

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
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
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
服之首飾編編如字髮為之孔氏曰副之言覆所
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于首以覆首為之飾編列
上服之以從祭祀紒音髻笄衡笄也孔氏曰
笄以玉為
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音懸瑱
氏曰統

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續縛
之而屬於紘懸之兩耳縛音篆同卷也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
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
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
其象服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今宣姜之不善
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脣髻

也王之瑱也象之掃也楊且之皙也胡然

鬢徒帝反 瑱吐殿反 掃勅帝反 且子餘反 皙叶征列反 脣先結反

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

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褕翟鄭氏云汪濊而

則畫褕翟衛侯爵夫人服褕翟翟鬢黑也如雲言

多而美也脣潔也鬢髮被音髻也人少髮則以鬢益

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

骨也掃所以摘華谷嚴氏曰掃所以楊眉

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

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屢源輔氏曰

而言玼兮玼兮者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髮如

雲不脣髻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于外也

王之瑱也象之掃也言飾之美也楊且之皙也言

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豈可
以徒居哉
展倭戰反
縵側敕反
息列反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縠是繼袷

薄慢反叶分乾反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媛于權反

之媛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

客之服也毛氏曰展衣以冊敕為衣○蒙覆

也縵縠縠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毛氏曰葛之精

靡者縠也言細繼袷束縛意以展衣蒙縠縠而為

之繼袷所以自歛飭也音敕或曰蒙謂加縠縠於藝

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宋子曰先着裏衣表縠

見体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毛氏曰於外欲其不

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眉上目下皆

目下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倚嗟傳云

為清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

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媛源輔氏

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發乎情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宮叶居王反

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與蒙或并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

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孔氏曰酒誥注妹邦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麥叶訖力反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

詩經大全 國風三卷 七 宮叶居王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七
春秋或作姒穀作定弋姒公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

貴族也

許音風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乎庸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
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者
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
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去此

聲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慶源輔氏曰誣
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
肆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故民情所以如此皆緣民
情流蕩無所限制節之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又
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又
○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
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
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謂也按桑間即

鷓音純

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按成劉氏曰朱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洎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鷓之奔奔鷓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鷓音屬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也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名也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鷓鷓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孔氏曰言鷓則鷓自相隨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鷓鷓之不如此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鷓音純

君 ○鷓之疆疆鷓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仇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彼童頑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鷓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鷓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

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
 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在定之方中之前盧陵彭氏曰陳氏云木必
 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戒也因以是說考
 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
 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獻議乞命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剛之
 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賦
 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而謂更受
 他書是知聖人垂戒之意也有建言經筵
 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戒之意也頤音均
 入垂訓之意也頤音均

撥音葵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
 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
 日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
 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
 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
 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
 河揆度也樹八尺之臬音齧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
 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曰匠

匠人云水也

以懸置樂以懸視因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又泰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木望中央樹入尺之臬以懸正之樂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繫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中禹以入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登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西暮識日景正就其中屈之則南亦可正也又于指西則東正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亦可正也又于其端午時泰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亦可正也又于正比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虞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不正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方而不敢苟也

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蓮實本草注曰榛房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二種一實有房彙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二實有精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梧有白桐一種白桐可斷琴栗三枝開白花不結子

一種在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梓楸之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楸之液黏念平黑可飾器物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丈砍其皮開以竹筒承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曰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蓮實梓漆可爰於也○衛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其所慎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悅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述其事如此也

詩經卷之三 國風三卷

詩經卷之六 國風三 卷三

虛起居反叶契呂反

京叶居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

京降觀于下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 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二楚

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 傳寅辟書百攷曰景測

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音山

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

察其土宜也 安成劉氏曰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

交二州桑者充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

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

土之野乎 允信臧善也 此章本

其始之望 鄭氏曰望楚丘于旁邑審其高下所

景 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

之方也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

復定其宮室之方也 觀下有桑土可以居民

觀以細察其土宜 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

筮文公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

吉 三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緯詩曰爰

契我龜楚丘之遷亦 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也 附川王氏曰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長樂劉

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慶源輔氏曰

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

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 倍音官 說始鏡反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

詩經卷之六 國風三 卷三

詩經卷之九 國風 卷之九

田叶徒因反 淵叶一均反

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
 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駉○言方
 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
 晨起駕車亟音往而勞音去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
 是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後體國經野然後
 可以施政事云○宋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身而勞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
 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
 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
 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晉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

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晉山蘇氏曰富強
 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易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
 以對今言駉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
 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
 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者如此
 其備緒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
 富亦宜矣○盧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
 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
 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
 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
 人戰於夷音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
 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

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
 合諸侯以城楚立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
 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程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其事然後言其
 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
 初者多矣既渡其河然后卜以決之卜洛亦
 然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
 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
 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齊桓公九年十二月
 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
 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立則
 詩人所指定屋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
 丘未城之先欤然詩中終馬名臧騶牝三千
 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
 時之事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
 要其終也

蛺蝶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蛺蝶計反蝶節動反

遠于萬反

比也蛺蝶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
 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
 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口虹暗者為雌日現
 以不正之氣者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在東者
 莫音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
 之為質不映口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
 氣則生也今以水映日亦成青紅之暈
 淫奔之詩言蛺蝶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
 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

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詩蓋言女子終當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承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齊子西友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

父母

比也齊升也周禮十輝音輝九曰齊注以為虹蓋忽

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注以觀妖祥此掌十輝之法

旁之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而為陽黑雲為

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曰曹日月

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日閭日月合六曰曹日月

無光七日彌雲氣貫日而過入日知以雲氣次序如

山在日上九曰齊虹也十日想雜氣似有似可形像

○孔氏曰齊虹齊也由升氣所為故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

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

截雨信然南軒張氏曰蛟蜃見則雨止初無東西

疑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

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

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此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

理所不容也

命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

信叶斯友

程子曰女子不以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
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
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
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
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臨川王氏
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慶源輔氏曰男
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
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
乎天理矣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

相息亮反

皮叶蒲何反

儀叶牛何反

為叶吾何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

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
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音始

俟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

可端端反

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相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蠅螬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流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此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于旄以旄牛尾注於旗于之

子居熱反

浚蘇浚反

紕詩至反

畀必寐反

建之車後也

孔氏曰注旄首凡旗皆然

于浚衛邑名邑外

詩之如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

兩服兩駟凡四馬以載之也董氏曰馬在車中

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

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程子曰旄旄旄皆通言

親浚之郊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

禮下賢者郊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

禮意之動乎宋子曰此是傍人見上人有好善之

組音祖

○子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詩經大雅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
 旂音由旂音燭下屬音縿有旂音衫旗音之旂音也○孔氏曰旗亦
 旂音由旂音燭下屬音縿有旂音衫旗音之旂音也○孔氏曰旗亦
 旂音由旂音燭下屬音縿有旂音衫旗音之旂音也○孔氏曰旗亦
 旂音由旂音燭下屬音縿有旂音衫旗音之旂音也○孔氏曰旗亦
 旂音由旂音燭下屬音縿有旂音衫旗音之旂音也○孔氏曰旗亦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上有旂
 有羽又兩雅注旌首曰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
 旌則干旌干旌一也

告姑沃反

馬極其盛而言也采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
 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
 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
 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
 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
 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按成
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
 上下蓋嘗溺于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
 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
 蝮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

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漕卅祖侯友

跋蒲未友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

若對弔死曰吊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

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

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

知其為戴公時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

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

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屢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不歸之義夫許大

夫何乃追之干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

之亡既請于穆公而欲行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

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追而止之耳觀

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不可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是不能自止者故為是

而自克為

○既不我嘉不能旋及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如此然後蓋於人心夫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非先王之澤誠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其許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一七聲音育叶謨即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蝨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蝨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曰引洛水行至商頰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蝨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耳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着是耳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

芄蒲紅反 麥叶說力反空若五貝反

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所之

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
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極至
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
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
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
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華谷棧氏曰味詩意夫
歸信為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
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一

韓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怜我之志耳○豐城
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
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忍
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柰之何哉宜其思之
也至切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

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

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

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

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

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

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婉而未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衛一之五

與於六反

猗於官反叶於何反

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宋子曰載又曰聖人錄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載又曰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於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晉姜氏之微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于為善耳以是知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磨瑟兮憇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

側改版反

呼沙見反

終不可諼兮

諼勿不反叶况遠反

興也淇水名與隈音隈也○爾雅曰涯內為奧外為隈之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瓠子中央河新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棧又愆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棧音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孔氏曰武公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饒峯氏

○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
 ○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序而
 益致其瑟矜莊貌儻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
 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
 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嚴之盛
 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
 矣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
 脩也宋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
 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
 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
 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
 人美武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
 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
 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脩什之與論語子貢

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心
 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此溪
 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
 是講究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後又磋至
 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累磨是磨礪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後又磨
 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宋子曰瑟嚴密貌儻
 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儀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有
 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
 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宋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
 能忘也而其克盛德以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
 極而而言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魯子所以解
 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而旨意詳以解
 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意詳於
 詳于訓詁則或畧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于訓
 詁惟魯子則於字義
 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青子十反

秀音秀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克耳琇

瑩瑩音會古外反

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克耳瑱音駿也琇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玉

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孔氏曰弁師注云會縫中

結王為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王用三采而綦飾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興也簣棧聲上也禮記檀弓注曰簣竹之密比去

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

其生質之溫潤

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

錫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之器故言圭璧金

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輅音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分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
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善戲謔
憑較若應為敬則若手憑下式而頭得俯其樂易
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
於過是不為虐也慶源轉氏曰寬廣而自如則
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
盛德者不也安成劉氏曰此
能如此也釋上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
五句釋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
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
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簞則
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脩如金錫之出於鍛鍊
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
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

而不為虐和易而必中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
之全備也定宇陳氏曰克耳會弁則以德之稱
其服言重較則以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德之稱其車言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
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
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
廢逞肅肅不廢安成劉氏曰前章瑟間赫四張之時
有所縱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間赫四張之時
也此章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
謹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曰自
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讀當
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

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
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
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問武公進德成
見一章言如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備之精
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則盛有諸中而精
諸深粹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
之辭第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間赫
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
武公學問之功甚不為年九十猶命辟臣
使進規諫畢竟也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進備卒章所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
章而觀之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
由其表裏之相符合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
而威嚴而和易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為德之盛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無愧矣

澗叶居賢反

諼况元反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
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
之為樂音洛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
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
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
誓其不忘此樂也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
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
寤寐未誓不忘此樂

適苦禾反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

適宜不反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

告

吉姑法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

廣之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于世

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于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克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又孰有加于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言獨寐寤言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碩人其頎衣錦聚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云頎而長兮錦文衣也聚禪音也錦衣而加聚焉為其文之大著也

曰裝儀禮作景禮記作網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
 錦衣者沈存中謂裝與網同是用網麻織布為之
 不知是是否○韋谷嚴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
 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
 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眉山蘇氏曰邢
 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諸
 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安成劉氏曰
 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姬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
 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
 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
 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

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乎○韋谷嚴氏
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
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
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夷徒考友

蝻似脩反蝻音齊

瓠戶故反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

犀音西螻音秦蛾飛波反

倩七薦反

巧匹覓反叶匹見反

犀螻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
 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本草
郭僕云腐木根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下有之瘦而白整齊也螻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
螻蟬也蛾蚕
 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服虔

也是外之皮膚也 盼黑白分明也 ○此章言其容

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鄭氏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教五刀反 說始鏡反 郊叶音高 驕起橋反 幘符云反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

鑣表驕反叶音標 弗音弗朝直遙反叶直亮家反

鑣翟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

馬騶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鑣一名翁汗

又曰排沫爾雅謂之獻魚列反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

婦人車前後設蔽 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

鑣鑣然盛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弗蔽也

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 鄭氏曰朝內朝路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 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氏曰

事之多少大夫所主 故大夫退然後罷 ○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

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

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

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活古濶反叶古劣反眾音孤濶叶許月反鱣波車反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瀼瀼鱣鱣

于軌反發補未反段音加矣他覽反揭居謁反孽魚竭反

發發奕奕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竭欺列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
 流貌施設也𩚑魚𩚑也濊濊𩚑入水聲也說文曰濊濊流也
 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
 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體直和行甲無鱗似鱣而小色青黑
 似鱣而小色青黑孔氏曰陸玑云鱣頭小而尖似鱣肉色味不過七八尺一名發發盛貌𩚑聲去
 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姊孽孽盛飾也
 庶士謂媵臣媿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
 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于見谷而君不親也○華谷爰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谷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之

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
 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明氏曰黃氏云綠衣之詩言嬖妾之不當階而階頭人詩言夫人之宜見谷而不見谷○慶源輔氏曰觀脚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之不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在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蟲尺之反
 莫莫豆反
 謀謀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宋子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蚩蚩無知之貌盖之謀則尔汝之矣此言之序也怨而鄙之也布幣孔氏曰幣者買賣也釋文曰買絲蓋初夏之時也頓立地名華谷張氏曰在朝歌一立縣師古云以立為縣也立愆過也將願也請也一成為頓在謂一頓而成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盖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

不戒哉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連音

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

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坳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宋子曰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筮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藝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揲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

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繇音由 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坭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 ○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道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無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則以尔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於相棄也哉 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

于音吁下同

甚音甚叶知林反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

耽叶待林反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鵲音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鵲鵲音骨朝本草曰鵲鵲尾短黃色多聲 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 ○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與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士猶可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詩經大雅 國風 卷三 卅二

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
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
無足觀耳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氏曰士
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揜婦人唯以貞信為節○安
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
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
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恥之理而無所妨玩
詩文猶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傾叶于貧反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

湯音傷

爽叶師注反

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
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惟障車之
謂童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
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
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
也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
知差耳道不悔其初之或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
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或鄙之或親之或責之
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責之
婦之所以為怨

○二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豪反

唼許意反

寐音妹

朝叶直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

笑叶音燥反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岸叶魚戰反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隄則有

泮叶四見反

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月音老下口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此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淇則有岸矣隄則有泮矣而家貧勞之歲月耳

我總角之時與尔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
 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城劉氏曰此章興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既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矣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襄公二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于凶咎者○欬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氓六章章十句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身而弗悔者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二詩皆然然谷風雖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然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

一詩皆出於漸之婦人其文辭次序雖後世能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行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淫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戾即有比于于毒之意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于毒也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于已今于夫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之來堅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不之深也堅音載

箠他歷反

箠箠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箠箠長而殺去聲也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竹
 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

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於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豈不尔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也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右叶羽軌反

遠千萬反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曰以○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

儺乃可反

儺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悲音由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

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栢毛氏曰檜栢葉松身注栢葉松身日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童

栢與此一也

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

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宜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季其季友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注曰幽州謂之雀瓢尔雅名雀音黃支枝同翟氏曰石經作枝說文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節也

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諫失涉友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

甲叶古恻反

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鞮决也以象骨為之著音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音開與體鄭氏曰沓音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帛為之用以彊音沓右手食指將去指無名指也儀禮大射小射極猶放也所以縮指利放弦也三者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

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墻有

公幼而杜豫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

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

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漸以爲不

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義若必爲刺衛

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葦蕪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出歸于衛襄

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

與祖爲體

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

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

則可以見矣華谷張氏曰跋舉明非宋遠而不可

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公張氏曰箋謂宋

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

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

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戴公始渡河而南遷

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

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公文

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

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

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容

詩經大雅

卷八

